

药殇：德济堂残卷八

猫抄录者*

摘要

旧书摊所得残卷。纸色焦黄，边角焦黑，似曾遭火。卷首无作者名，仅题“德济堂学徒记”。中有多处墨迹模糊，似为后人刻意涂抹。余疑其为医馆内部记事。——猫抄录者记

第一卷 青衿入樊笼

旧卷第一篇。纸色微黄，墨迹尚新，似写成未久。卷首无署名，只写“德济堂学徒记”。——猫抄录者记

春江水暖的时候，阿诚进了城。

湘江的水涨得慢慢的，颜色却有些浑浊。江面上漂着枯叶、木屑，还有不知从哪儿来的药渣，远远望去，像一锅被人忘在火上的旧药汤。渡口边人来人往，吆喝声、骡马声、担子摩擦石阶的声音混在一起，倒像是城里永远不会停的一口大锅，日日夜夜都在沸。

阿诚站在石阶上，看了一会儿江水。

他背着一个旧布包。布包的布早已发白，角上打着补丁。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一本《本草经》，还有几十两碎银。

那银子是乡里人凑的。临走的时候，祖母把银子用红布包好，塞进他怀里，说：“孩子，学医是好事。人命关天，莫要学坏。”

阿诚点了点头。

他那时还年轻，年轻人总觉得世上的话都是简单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救人自然是好事，学医自然也是好事。至于“学坏”是什么样子，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手，手指缝里有一股药味。

甘草的甜、黄连的苦、当归的一点潮湿气，还有附子微微刺鼻的毒味。乡里采药多年，他对这些味道已经熟得不能再熟。

他能闻出七十二种药材，却闻不出一一种后来才见到的东西。那东西没有味道，却能慢慢把人熬死。

城南的街很宽。

青石板被车轮磨得发亮，像一层薄油。街道两旁是各式铺子：铁匠铺、米铺、布庄、茶馆，还有许多药铺。药铺门口总摆着几只竹篓，里面装着晒干的草药。空气里总有一点苦味。

阿诚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因为街道尽头有一块匾，那匾很大，金底黑字。

写着三个字：德济堂。

字写得极好，笔锋沉稳，据说是城里一位进士题的。凡是刚进城的读书人，看见这块匾，总要停一停。

阿诚也停住了。他站在石阶下，看了很久。

德济堂的门口很热闹。有人抬着病人进去，有人捧着药方出来，也有衣冠整齐的郎中在门口低声交谈。那些郎中穿着干净的长衫，说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想低头的气度。

阿诚忽然觉得心里有点热。他听过很多关于德济堂的故事。

有人说，城里最难治的病，最后都会被抬到这里。有人说，朝廷里的御医，也曾来这里请教方子。还有人说，谷公写的一味方子，能让整个药市涨价三个月。这些话在乡里传得像神话一样。

于是德济堂在许多年轻人心里，就不再是一家药铺，而是一座圣殿。

阿诚看着那块匾，觉得自己像站在庙门口。他忽然想起祖母的话——“学医救人。”

那时他觉得，这四个字就在这块匾上。

于是他走上石阶。门槛很高。他差点被绊了一下。但还是进去了。

德济堂的前堂很宽敞。柜台后面是一排排药柜，抽屉密密麻麻，像蜂巢一样。空气里有一种复杂的气味：陈皮的甜、黄芩的苦、沉香的幽、硫磺的刺鼻。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人几乎分不清呼吸的是空气还是药。

阿诚站在那里，忽然觉得有点紧张。

这地方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也安静得多。病人说话都很小，学徒们来回走动，却几乎没有脚步声。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必须轻一点，慢一点，否则就会惊动什

么看不见的东西。

不久，一个瘦高的学徒走过来。

“你找谁？”

阿诚连忙拱手：“我来拜师。”

那学徒看了他一眼，说：“跟我来。”

他带着阿诚穿过前堂，走进后院。后院比前面安静得多。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稀疏。树下摆着几只石凳。院子四周是药房和书房，窗子半掩着，里面传出纸张翻动的声音。

那学徒停在一扇门前。

“谷公在里面。”

他说完就走了。阿诚站了一会儿，才轻轻敲门。

里面有人说：“进来。”

房间里摆着许多药柜。阳光从窗子斜斜照进来，落在桌上。桌后坐着一个老人，老人穿一身深灰长衫，袖口整齐。他手里把玩着一枚玉蝉，玉蝉很白。

白得像没有埋过土。

“你就是阿诚？”老人问。

阿诚赶紧跪下。

“弟子愿学医道。”

老人看了他一会儿。那目光不急不慢，像在衡量什么。然后，他点了点头。

“医道即人道。”

他说这句话讲得很慢，像一条早已挂在墙上的匾。人人看见，却很少有人想过它是什么意思。老人又说：“在德济堂学医，先学做人，做人要圆”。阿诚当时听不懂。他只觉得这话像书里的道理一样深，于是低头答道：“弟子谨记。”

老人点了点头。

“你先跟着大师兄。学三年。”

阿诚心里一喜。三年之后，他就能成为真正的医者。那时他还不知道，有些地方的三年，不是学医，是学别的东西。阿诚走出房门时，院子里的风正吹动槐树的叶子。叶子沙沙响。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天空很蓝。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而我这个后来抄书的人知道，有些地方看起来越光明，里面就越黑。但那时的阿诚，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年轻人总是相信匾额，尤其是金色的。

第二卷 朱墨夺命色

旧卷第二篇。纸边有油灯熏痕，字迹前紧后乱，似写于夜半困顿之中。中有数处涂抹，墨色尤重。——猫抄录者记

阿诚进德济堂的第一年，还算像个学徒。

所谓学徒，无非是认药、拣药、晒药、背方、抄方，再在师父们看不见的时候，把背错的地方偷偷改过来，免得挨骂。白日里，他跟着师兄们在柜台后面跑，认得了黄芩与黄连，记住了附子与半夏该分箱放，知道了哪种药材怕潮，哪种药材怕光，也见识了城里病人的模样：富贵人家的病是“虚”，穷人的病是“拖”，官家老爷的病总要说得婉转些，小贩苦力的病则往往只配听一句“熬着”。

阿诚起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人间本就有贫富，病也自然有轻重，药铺里忙些累些，也是应当的。若说他那时还有什么欢喜，便是每日晨起开柜时，那股扑面而来的药香。那香气混杂而繁复，先是晒干根茎的土腥，再是陈皮甘松的幽甜，末了浮起一点石斛、当归之类的温润。阿诚常觉得，这味道就是医道本身，苦，却不至于绝；涩，却也含着一点救人的盼头。

然而到了第二年，这味道里就渐渐掺了别的东西。

那东西起初并不显眼，只像药汤表面的一层浮油，稍不留神便掠过去了。等真看清时，才知道那并非油，而是墨。

第二年开春之后，谷公忽然传话，说德济堂这几年“名望渐隆”，朝廷又有意遴选“杏林名宿”，编入《济世良医录》，以示朝廷体恤民瘼，劝勉医者之德。堂中上下都说这是大喜事。前堂里来抓药的病人并不懂这“良医录”究竟有何用处，只听见“朝廷”“名医”二字，便纷纷点头，说谷公原是当得起的。后院里的师兄们却忙了起来，脚步比往日更轻，神色却比往日更紧。

阿诚那时还不知道，凡是大喜事，往往都需要人先去做些见不得光的苦工，才显得天降其福，名至实归。

那天傍晚，大师兄把他叫进账房。

账房在后院东北角，平日里门总关着，与药房不同，里面闻不出什么草木气，只有一股陈纸、旧墨和算盘珠子长年磨出来的冷味。窗子也小，白天尚且嫌暗，到了黄昏，

屋里几乎只剩一片黄沉沉的暮气。

大师兄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桌上放着厚厚一摞卷宗，纸页泛黄，封签整齐，朱红色的签条上写着四字：病案实录。

阿诚行了一礼，站着不动。

大师兄指了指椅子：“坐。”

阿诚没坐。他看见桌旁摆着两方砚台，一方研了黑墨，一方研了朱墨；朱墨颜色浓得发乌，灯下看去像凝固的血。

“近来你抄方子少错，字也稳。”大师兄说，“谷公说你有心，叫你来帮着誊录卷宗。”

阿诚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甚至有些高兴。

誊录卷宗，总比满院子搬药包、晒药架体面些。在他看来，能接触病案，总算是离真正的“医”更近一步。

他便坐下，伸手翻开第一册。

第一页记的是一个咳喘病人，后附脉案、舌象、药方，再后面有疗效纪录：服药二十剂，症减三分；续服月余，迁延未愈，后转别铺。

阿诚往下翻，第二例、第三例，大同小异。多数病人都是“稍愈”“未愈”“迁延”

“复作”之类，少数记为“愈”，倒并不多。

他翻了一会儿，忍不住道：“这些……都要誊抄一遍么？”

大师兄看着他：“不是誊抄。”

“那是……”

大师兄把朱笔推了过去。

“改。”

阿诚没有听懂：“改什么？”

“把不好看的地方，改得好看些。”大师兄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晚风大不大，米饭软不软，“谷公申报《济世良医录》，朝廷看的是成效，不看苦心。你若把这些‘迁延未愈’原样抄上去，岂不是叫人看笑话？”

阿诚怔住了。

他低头看那卷宗上的字，又看看那支朱笔，一时竟像没反应过来。过了半晌，才低声问：“可……病若未愈，如何改作愈呢？”

大师兄笑了一下。

那笑容极淡，淡得像纸背透出来的一点旧痕。

“你还年轻。”他说，“世上的事，不是‘愈’与‘未愈’那么分明的。病人离了德济堂，后来如何，你知道么？也许他回去后自己就好了，也许换了药也好了，也许压根没来得及死。既然说不准，写成‘大愈’又有何妨？”

阿诚说不出话。

大师兄便伸手翻到一页，指给他看：“这里，‘症减三分’改‘症减七分’；这里，‘迁延未愈’改‘续服而安’；这里，‘复作’不好，改‘偶感风寒，旋即平复’。字不用大改，语气圆一些就行。你不是最会揣摩方义么？如今也该学着揣摩文义了。”

阿诚捏着那支朱笔，指节一点点发白。

他原以为医者拿笔，是为了记脉象、录病情、传方药，像农人拿锄，木匠拿斧，都是明明白白做事的器具。现在才知道，笔还有另一重用法：它可以不去记实，只去替人粉饰；不去辨病，只去遮丑。它不救人，只救名。

“怎么？”大师兄问，“不敢下笔？”

阿诚低声道：“若是假的……”

大师兄忽然把笑收了，声音也沉了下来：“假的？你以为世上什么是真的？匾额是真的？名望是真的？官府那边的嘉奖是真的？人家看的原就是‘样子’，德济堂若不上样，连带着所有学徒的前程都不上样。你读了些《本草》，就真以为世上只讲药性，不讲门面了么？”

阿诚的耳根渐渐发热。

大师兄又道：“你以为谷公是为了自己？谷公若入了《良医录》，德济堂便是天下名铺。到时你我出去，也算出自名门。你在乡下时，不也正因为听说德济堂是圣手云集，才巴巴赶来？如今既进了门，又嫌门楣太亮，刺了你的眼，这便有些不知好歹了。”

这话说得并不重，却像钝刀子一样，一下下刮在阿诚心上。他忽然想起自己初来时站在石阶下，仰头看那块金匾，只觉得胸口发热。原来那热，并不全是理想；里面还掺着一点更俗、更软、更难启齿的东西——对“名门”的向往。

而德济堂，显然比他更懂得怎样利用这向往。

那天夜里，阿诚第一次改了卷宗。

他下笔很慢。

每改一个字，都要停一会儿。

把“未愈”改成“渐安”时，他手心全是汗；把“复作”改成“偶感余邪”时，他觉得胃里有些发空。灯火在纸页上轻轻晃，朱墨一点一点渗进去，仿佛不是渗在纸上，而是渗进了什么更深的地方。

他忽然想起乡下祠堂里祖宗牌位上的字。

黑底金字，庄严得很。

若有人半夜拿了朱笔去改，添一笔，抹一划，把先人的名讳改得面目全非，那也不过如此吧。

他一笔一笔改着，心里却像在冒冷气。

后来他常想，那天夜里，自己其实已经知道不对了。只是“不对”这两个字，太轻；而“规矩”“前程”“名门”这些字，太重。轻的撞上重的，多半是要碎的。

此后几个月，账房成了阿诚夜里常去的地方。

白日里他仍在前堂配药、听诊、抄方，夜里却要跟着大师兄整理卷宗。凡是病案实录、药效统计、回访记录，凡是要送到官府、药商、乡绅处“传阅”的，先要过一遍他们的手。

起初只是改几个字。

后来便不只是字了。

“这里病人数太少，添上二十例。”

“这里写‘略有不适’不好，换成‘无不称善’。”

“这里有个病人服药后吐血，删去。”

“这张脉案太寻常，不够显师父手段，重写一份。”

阿诚渐渐明白，所谓“卷宗修改”，并不是把杂乱的东西誊清楚，而是把真实磨平、磨顺、磨得合人心意。像药铺里炮制药材，先晒、后蒸、再切、再炒，直到原本的辛烈酸苦都被制服，只剩下一副“可用”的样子。不同的是，药材炮制后尚能治病，真实被炮制后，却只剩下治名的效用了。

他曾偷偷比较过原稿与改稿。

原稿里多有迟疑与失败：病人反复、药效不稳、药价太高而中断、家属不信而转医，甚至还有误诊、拖延、争执。那是活人的记录，难看，却像真的。改稿则整洁得多。

每个病人都知医、敬医、感医；每副方子都恰到好处，偶有波折，也只是为了衬出谷公的“神机”；就连未愈的，也必要添一句“因家贫停药”“因迁居中断”，总之不能让人觉得是德济堂无能，只能叫人觉得是病人无福。

阿诚看久了，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病人并不是来这里治病，而是来充当卷宗里的材料。活人的咳喘、疼痛、发热、呕血，到了纸上，都不过是谷公“声名”这剂大药里的配伍之物。有用的留下，不好看的删掉；不够响亮的添几笔，太扎眼的抹几道。人还没凉，便先被制成了例证。

有一天深夜，阿诚改到一例妇人病案。

那妇人因产后血崩来诊，谷公首诊后开了补血固脱之方。卷宗原稿后面记着：次日病势陡急，复诊不及，亡。旁边还夹着一张家属写的欠条，纸角上有泪痕。

阿诚手一抖，差点把灯油碰翻。

大师兄走过来看了一眼，道：“这例删掉。”

“她……她死了。”阿诚低声说，“若删去，便像没来过似的。”

大师兄道：“死了便死了。莫非还要把死人抬到《良医录》里去么？”

“可她分明来过。”

“来过又如何？天下每日死的人那么多，难道都要写进卷宗？卷宗不是替死人立传，

是替活人铺路。”大师兄看着他，声音有些发冷，“你若总惦记病人死活，就学不会做事。德济堂不是义庄。”

阿诚望着那张欠条，好一会儿没动。

那纸很薄，灯光一照，背面的字隐隐透出来，像一根根细小的骨头。

最终，他还是把那一页抽了出来。

抽出来时，他甚至觉得纸在手里轻轻响了一声，像有人在喉咙里咽下一口气。

自那以后，阿诚开始做噩梦。

梦里总是账房。窗子很小，灯焰很黄，桌上的卷宗堆得比人还高。他坐在中间，手里拿着朱笔，一页页地改，改不完。纸上的字会渗出红来，慢慢漫过桌面，像血，又不像血；更像煎药时浮在汤上的一层浓稠药沫，越搅越黑。那些被他删掉的名字，会忽然从纸里浮出来，挤在灯下看他，不说话，只是看。看得久了，脸便模糊起来，变成一团团浸了水的墨。

他惊醒时，常常已近丑时。

窗外很静，只有风吹屋檐。

他却总疑心那不是风，是有人在极远处低低叫他，叫他去把什么改回来。

白天，他的神色也渐渐不同了。配药时偶尔会出神，抄方时会盯着一个字发呆，连闻药都不像从前那样准了。有次前堂来了个病人，咳喘得厉害，痰中带血，阿诚给他包药时，闻见一点铁锈般的腥气，忽然想到那张被抽走的产后血崩案，手一抖，药勺里的川贝撒了一桌。

大师兄在旁边冷冷道：“稳一点。做药的人手抖，是给人添病。”

阿诚低头把药拢起来，没说话。

他那时已经明白，德济堂里最忌讳的，不是错，而是显出“错”的痕迹。病可以错，账可以错，卷宗可以假，只要别让人看出来。看出来，便是不懂规矩；不懂规矩，比不懂医更要紧。

入夏后，谷公果然因为“德高艺精，活人无算”而被举荐。城中几家大户送来贺礼，药商也纷纷来拜。德济堂门口比往日更热闹了，匾额似乎也比先前更亮。前堂里有人高声说：“谷公果然是圣手！”学徒们脸上便也带出一点与有荣焉的神色。

阿诚站在柜台后，听着这些话，竟有一瞬间恍惚：仿佛那些夜里改过的字，真的都成了真的；仿佛只要众人都点头，那些删去的病案、改过的疗效、添上的赞语，便不再算假，而算一种更高明的“真实”。

这种恍惚只维持了片刻。

傍晚，账房里又送来一摞新卷宗。

大师兄把朱笔放到他手边，说：“别愣着。名声既大了，往后送出去的东西，更要经得起看。”

阿诚望着那支朱笔。笔杆乌黑，笔锋浸透了朱墨，沉甸甸的。

他忽然觉得，这不是笔。

倒像一把很小的刀。

刀不杀人，只割字；可字一旦被割开，纸背后的人也就跟着变了形。先是病人的命，后来是学徒的心，再后来，也许连谷公自己，都只剩卷宗里那副被修得光亮无比的模样了。

那天夜里，他终究还是继续改了下去。

因为灯已经点上了，卷宗已经摊开了，账房的门已经关了，而一个刚进名门的年轻学徒，若还想留在门里，似乎也就只能先学会握稳这支笔。

只是从那时起，他闻见药香，便总觉得里面混着一点墨味。

起初很淡。

后来越来越重。

重得像这德济堂里，并不是靠草木救人，而是靠朱墨续命。只是续的不是病人的命，而是招牌的命，门面的命，前程的命。至于别的——譬如病人的痛，学徒的心，夜里改字时那一点点残存的羞惭——便都像药渣一样，煎过一遍，熬干了，便可以随手倒掉。

第三卷 铜铃

旧卷第三篇。此卷字迹较前卷更乱，时有重描与涂改。卷末有一行小字：“夜半所记，恐明日忘之。”——猫抄录者记

德济堂檐下挂着一串铜铃。铃并不大，只有拇指般粗的铃舌，却偏偏响得清脆。晴天风轻时，铃声细细地响，像有人用指甲轻轻敲玉；风大时，则一阵紧一阵地颤，叮叮当当，仿佛整座院子都在晃。

初来的人都说好听。有人说这铃是从南方带来的法器，可以辟邪；也有人说是谷公年轻时游学时所得，悬在檐下，是为了醒神。

阿诚刚来时也这样想。那时他站在院子里，听见铃声，还觉得有点雅致。药铺里日日煎药、配药，气味沉闷，有一点金石之声点缀，倒像读书人房里悬的风铎。只是后来他才明白，这铃并不是给风听的，是给人听的。

德济堂里的人，几乎没有不怕铃的，尤其是学徒。铃一响，便要过去，不论手里正在做什么。有时是拣药，有时是抄方，有时是刚刚坐下吃饭。铃一响，就要放下。不放下也不行。因为铃声响了第二遍的时候，大师兄通常已经站在门口。

第一回铃响，大家还只是不动声色地停一停手里的活；第二回铃响，便有人急急忙忙地往院子里跑；等第三回铃响，院子里便已经站满人了。

若谁来得慢些，大师兄便会看他一眼。那一眼并不凶，只是冷，冷得像冬天井水。

有一次新来的小徒弟没有听见铃声。他正蹲在后院洗药罐。等他匆匆赶到时，院子

里已经站满了人。谷公站在台阶上。

他没有骂人，只问了一句：“你方才在做什么？”

小徒弟低声说：“洗罐。”

谷公点点头，说：“医者做事，要有分寸。”

那孩子听不懂，愣在那里。

大师兄便替他说：“铃声响时，分寸便在铃声里。”

第二天，那孩子就被派去晒药。

晒药在屋顶。夏天太阳毒，冬天风又大。晒药的人很少再听见铃声，因为铃声是给院子里的人听的。

自那以后，学徒们便渐渐学会了。铃声就是规矩。铃声也是时间。铃声响，便是要做事。铃声不响，也不能真当是闲着，因为铃声随时会响。有时候是丑时，有时候是卯时，有时候是半夜。

铃声的缘由也并不相同。有时谷公忽然想喝茶，有时忽然想起某个方子里的字，有时只是睡不着，想找人来问一句话。这些事情都不大，却必须立刻有人来做。

阿诚最初觉得奇怪。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大师兄：“师父为何不用人传话？”

大师兄正在账房里翻卷宗。

他听了这话，抬头看了阿诚一眼。

“你觉得铃多余？”

阿诚不敢答。

大师兄却笑了一下。

“铃不多余。人会迟疑，铃不会。人会想为什么，铃只会响。”

阿诚当时没有明白。后来他才知道，大师兄说的并不是铃，是人。

铃声渐渐变成一种影子。白天听见，晚上也听见。有时候明明没有铃声，阿诚却会忽然停下手，因为他觉得自己听见了。

有一天夜里，他刚刚躺下。窗外没有风，院子里也很静，他却忽然坐起来，心跳得很快。他觉得铃响了。等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他又躺下。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铃响，

再坐起来，还是没有。他就这样坐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他的眼睛红得厉害。

大师兄看见了。

“没睡？”

阿诚点头。

大师兄没有问原因，只说了一句：“习惯就好。”

习惯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能让人忘记很多事情。例如为什么早起，例如为什么读书，例如为什么学医。

慢慢地，学徒们连走路也变了。他们走得很轻，轻得像怕踩碎什么。其实他们怕的是铃声。铃声若突然响，他们必须立刻停住手里的事。于是人也变得像铃，没有自己的节律。

有一天夜里，铃声响得很急。阿诚正在账房里抄卷宗。他听见铃声，立刻站起来。

墨水还没有干，朱笔掉在纸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红线。他顾不上，跑到院子里。

院子里已经站了十几个学徒。谷公站在台阶上。

他说：“方才那一页卷宗，我忽然想起一个字不妥。”

大师兄把卷宗递过去。谷公看了一会儿，用手指点了点一个字。

“这里的‘大愈’，改成‘霍然’。”

大师兄点头。卷宗递回账房。众人散去。铃声不再响。

院子里恢复安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阿诚回到账房。那页纸还摊在那里，朱笔在纸上留下的红线像一道伤口。他忽然觉得有点冷。那一夜，他很久没有再动笔。

后来他常常想，那串铜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铃声不过是一种提醒，提醒所有人：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时间不属于，睡眠不属于，甚至连耳朵也不属于。

因为耳朵必须时时听着铃。

阿诚渐渐发现，连梦也开始变得奇怪。梦里没有人说话，只有铃。

叮。

叮。

叮。

一声一声，像在空中院子里回响。

他有时在梦里站起来，却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仍在梦中。

有一次，他在梦里听见铃声。他起身走到院子里。院子很黑，铃没有响。但他却觉得，整座德济堂都在轻轻颤，像一只巨大的铃。而他们这些人，不过是铃里的舌头。只要有人轻轻一碰，便要响。

第四卷 枯井

旧卷第四篇。此卷纸页潮痕甚多，墨迹时淡时浓，疑为冬夜所写。卷首题“记井”，字迹较前卷更为凌乱。——猫抄录者记

德济堂后院有一口井，井很旧。

石栏已经磨得发滑，井口边缘长着几簇细草。草不高，却长得顽固，一年四季都在那里，像是忘了自己本该长在田里的。井已经废了。

从阿诚进德济堂起，就没见过有人从那井里打水。院里的水都从前堂井里取。那口井深，水清。而后院这口井，则一直空着。

有老人说，这井以前也用过。只是后来院子扩建，井口离药房太近，怕湿气坏了药材，便废了。也有人说，这井不吉。早年有个学徒夜里失足掉下去，捞上来时已经凉了。

说法很多，却没人认真去问。因为德济堂里的人都很忙，忙的人很少有时间去关心一口不用的井。

只有阿诚常常去看。起初只是路过，后来是站一会儿。再后来，便常常坐在井边。

井口很深。白天往里看，只见一团暗影。夜里更黑，黑得像什么都没有。阿诚有时觉得，这井像一只眼，睁着，却什么也不看。

德济堂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铜铃仍然会响。卷宗仍然要改。病人仍然会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变。

只有阿诚觉得有点不同。他开始睡不好。有时半夜醒来，心跳得很快。他以为铃响了。可院子里很静，连风也没有。

第二天，他照常去账房。朱笔还在桌上，卷宗一页一页摊开。大师兄有时会站在他旁边，看一会儿。

“改得稳了。”他说，“字也不抖了。”

阿诚点头。他知道自己确实改得稳了。起初每改一个字，手心都会出汗。现在却能很快改完一页，甚至连停顿也少了。人一旦习惯某件事，便很难再觉得奇怪。就像脚上的鞋，起初磨脚，久了却不觉得，只是脚已经变形。

有一天傍晚，阿诚从账房出来。天已经暗了，院子里没有人。槐树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他不知为什么走到井边，站了一会儿。

井口很黑。他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他觉得有点轻松。井里没有卷宗，没有铃声，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院门那边传来脚步声。

大师兄走过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阿诚回头。

“没什么。”

大师兄看了一眼井，又看了一眼他。

“天凉了。别站太久。”

说完就走了。阿诚没有动。他忽然觉得，这口井其实并不深，只是黑，黑得让人看不见底。

冬天来得很快。院子里的风变冷了。铜铃在风里响得更急。有时候夜里，铃声一阵一阵地响，像有人在敲什么东西。阿诚开始更少说话，抄卷宗时也更安静。

有一次，前堂来了个老病人。那人咳得厉害，脸色发青。阿诚递药时，看见他手在发抖。那人问：“这药……能好吗？”

阿诚愣了一下。他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他会说：“按方服药，自会见效。”

现在却说不出。最后他说：“试试吧。”

那人点头，走了。阿诚站在柜台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卷宗里的那些字。

“大愈。”

“霍然。”

“安。”

这些字在纸上很好看，可在人的脸上，却看不见。

那天夜里，雪下得很大。院子很静。铃声没有响。阿诚却醒了。

他坐了一会儿，觉得胸口很闷，像有人把一块石头放在那里。他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雪落在地上，没有声音。

槐树已经光秃。井口被雪盖了一层白。

他走到井边，把雪拨开。井口露出来。

黑。还是那样黑。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很累。不是一天的累，也不是一年的累，像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累。他想，如果睡一会儿就好了。

井看起来很安静，像一张床。没有铃声，没有卷宗，也没有人问为什么。

他忽然觉得，这井其实很温和。不像院子里的那些东西。它只是一直在那里，不问人，也不叫人。

阿诚把手放在石栏上。石头很冷。

他低头看了一眼井口。

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进去，很快就不见了。

阿诚忽然觉得，这雪落下去，大概也不会有声音。就像人，有时消失了，也不会有什么声音。

院子很静。

只有雪。

阿诚站了一会儿，然后翻过石栏。

井口很黑。

他没有再看。

雪继续下，落在院子里，落在槐树上，落在井口。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五卷 清醒

旧卷第五篇。此卷纸页多有水痕，字迹间或模糊。卷末有一行细字：“人言我醒，我却更觉梦深。”——猫抄录者记

阿诚没有死。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扫雪的人最先发现井口的痕迹。雪被踩乱了一圈，石栏边有一只鞋印。井里有人声，很低，像在井壁上摩擦。

等人把他捞上来时，天已经亮了。他全身湿透。右腿折了。人却还活着。

消息很快传遍德济堂。前堂里抓药的人听说后，只说

一句：“年轻人心气重。”然后照旧拿药走了。后院却忽然热闹起来。大师兄最先赶到。他看了一眼井口，又看了一眼

阿诚。没有骂，只是说：“抬进去。”

阿诚被抬进偏房。有人去请郎中，有人去报谷公，有人低声议论。声音压得很低，却还是能听见。

“他怎么会跳井？”

“平日看着挺稳。”

“怕是读书人心思多。”

不多时，谷公来了。他走得不快，脸上也没有怒气，只是站在床前，看了阿诚一会儿。

“怎么回事？”

他问。没人回答。阿诚也没有说话。谷公点点头。

“腿折了。养一养。”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寻常事。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当天下午，院子里来了几个人。一个是教谕，一个是族老，还有一个穿长衫的先生。

他们坐在屋里。阿诚躺在床上，腿被夹板固定。屋子很安静。

教谕先开口：“听说你自己跳井？”

阿诚没有回答。

教谕又说：“年轻人做事，总要有个缘由。”

族老也点头。

“德济堂待你不薄。为何想不开？”

这话问得很温和，像长辈劝人。但阿诚忽然觉得胸口发紧。他想说很多话。想说铜铃，想说卷宗，想说那些改过的字。可话到了嘴边，却只剩一句：“我累。”

屋子里静了一下。

教谕皱眉。

“累？”

族老叹气。

“年轻人吃不得苦。”

谷公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才慢慢开口：“阿诚，你读过书。该明白，医者之道，本是济世。世上苦人多。若你连一点辛劳也受不住，将来如何救人？”

阿诚看着屋顶。他忽然觉得，这些话很熟，像书里读过，也像卷宗里改过。

教谕接着说：“人有时候会生臆症。臆症一来，便觉得自己最苦。其实不过是心志不坚。”

族老点头。

“是这个理。德济堂多少学徒都熬过来了，偏你不行？”

屋子里的人都看着阿诚。那目光并不凶，却像一层网。

阿诚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们并不是在问，是在等他回答，等他说出他们要听的话。

于是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低声说：“是我不好。”

屋子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教谕点头。

“知错便好。”

谷公也点头。

“年轻人一时糊涂，不算什么。只要肯醒，醒了便好。”

于是他们决定，让阿诚写一份《自省书》。

自省书很简单，无非几句话：心志不坚，一时迷惘，辜负师门。

阿诚写得很慢，笔在纸上停了很久，最后还是写完了。

写完时，他忽然觉得很轻，像有什么东西从胸口拿走了。那东西大概叫羞愧，或者叫良心。

但没有人问。

教谕看了自省书，点头。族老也点头。谷公把纸折起来，说：“好。既然醒了，就安心养伤。”

他们走后，屋子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铜铃忽然响了一声，很轻。

阿诚躺在那里。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原来“清醒”是这样的。不是看清什么，而是学会承认自己错，即使错的并不是自己。

几天后，阿诚能下床了。腿还疼，但能走。他又回到账房。桌上还是卷宗，朱笔还在那里。大师兄看了他一眼。

“回来就好。”

阿诚点头。他坐下来，打开卷宗。

第一页写着：某病，服药十剂，大愈。

阿诚拿起朱笔，改了一个字。手很稳。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窗外的铜铃又响了一声。

叮。

声音清脆，像是在提醒什么。阿诚却忽然发现，自己

不再害怕这声音了。因为铃声已经不在外面，而是在心里。

人一旦习惯听铃，就会慢慢变成铃的一部分。

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清醒。

第六卷 大师兄

旧卷第六篇。此卷字迹较整齐，似写于白昼。卷中有几处旁注：“此人原非如此。”——猫抄录者记

德济堂里，学徒换得很快。

每年都有新人来，也每年有人走。走的人大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便是大师兄。

大师兄姓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只叫他“大师兄”。连谷公有时也这样叫。

仿佛他生来就叫这个。

阿诚刚来时，大师兄不过三十出头。身形瘦长，脸色略黄。他说话不多，走路很轻，轻得像一只猫。学徒们都怕他，但又不完全是怕。因为他从不大声骂人，也不打人，只是看。他看人的时候，总像在衡量什么。那目光不凶，却很冷，像冬天的水。

阿诚刚进德济堂时，大师兄带他认药柜。那时候的大师兄，似乎还和现在有一点不同。

有一天夜里，阿诚在账房里抄卷宗。灯很暗，墨水快干了。大师兄忽然走进来。他站在桌边，看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来德济堂，是为什么？”

阿诚想了想。

“学医。”

大师兄点点头。

“学医好。我当年也是这样来的。”

阿诚有些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大师兄像是一直就属于这里，像药柜，像铜铃，仿佛从来没有别的地方。

“你以前也背《本草》？”

阿诚问。

大师兄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淡。

“背过。背得比你还熟。”

阿诚有点高兴。他忽然觉得，大师兄离自己并不远，像是从前的某个自己。但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

第二年，大师兄开始更多地待在账房。他很少再去前堂。药柜的事情交给别的师兄。卷宗却越来越多。

大师兄改得很快，几乎不用停。有时候他甚至不看原稿，直接写。字迹整齐，语气圆滑。

阿诚有一次忍不住问：“师兄，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师兄抬头。

“什么？”

“这些卷宗。很多事……并不是这样。”

大师兄看了他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刚来的时候，我也这么想。”

“后来呢？”

阿诚问。

大师兄把笔放下，想了一会儿。

“后来就不想了。”

“为什么？”

大师兄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边。外面的铜铃正被风吹得轻轻响。

叮。

叮。

叮。

大师兄听了一会儿。

“人有两种活法。一种是问为什么，一种是不问。你选哪种？”

阿诚没有回答。大师兄转过身。

“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过。问得很多。后来发现，问了也没有用。再后来，就懒得问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早已过去的事。

阿诚忽然觉得，大师兄好像很远，远得不像一个人，更像一件东西，一件已经被摆在这里很久的东西。

过了一阵，大师兄又说：“你知道谷公为什么看重我吗？”

阿诚摇头。

大师兄笑了一下。

“因为我稳。稳的人，不会出错，也不会让别人出错。”

阿诚忽然觉得，这句话有点冷，像冬天的井水。后来他慢慢明白，大师兄确实很稳。稳得像石头。不论卷宗多乱，他都能改得整整齐齐；不论事情多难看，他都能说得圆圆满满。连谷公有时也会说：“梁师兄做事，

我放心”。学徒们也越来越依赖他。

有人问药材，有人问账，有人问卷宗，大师兄都能答。只是有一件事，他从不再提。那便是医书。

有一次，阿诚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旧《伤寒论》。书页已经发黄。他拿去问大师兄：“师兄，这书还用吗？”

大师兄看了一眼。

“放回去吧。现在很少用。”

阿诚有点疑惑。

“为什么？”

大师兄没有解释，只是说：“卷宗比医书有用。”

阿诚当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话其实很准确。医书是用来治病的，卷宗是用来治名的。名一旦治好了，病自然也就不重要了。

有一天夜里，阿诚看见大师兄一个人坐在账房。灯很暗，卷宗堆在桌上。大师兄正在写，写得很快。阿诚走近看了一眼。那页卷宗写着：某病危笃，谷公一剂而安。阿诚忽然觉得，这句话很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大师兄写完，吹了吹墨。抬头看见阿诚。

“还没睡？”

阿诚摇头。

“师兄，你还记得你刚来时，为什么学医吗？”

大师兄愣了一下，很久没有说话。

窗外的铜铃轻轻响了一声。

叮。

大师兄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像一片旧纸。

“记得。只是现在没什么用了。”

他说完，低头继续写。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像一只虫子在啃什么东西。

阿诚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冷。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大师兄其实没有变，只是有些东西被一点一点拿走了。先是疑问，再是愤怒，再是羞愧，最后连记忆也变得没什么用了。

剩下的，只有一种东西。

稳。

很稳。

稳得像石头，也像棺材里的木板。

第七卷 最后的夜

旧卷第七篇。此卷字迹异常整齐，与前数卷的凌乱大不相同。

同。卷首仅写四字：“记此一夜”。卷尾无署名。——猫抄录者记

那一夜，阿诚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院子里很静。

冬天的风不大，铜铃也没有响。槐树的枝条在屋檐上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像墨水在纸上晕开的痕。

阿诚坐在床边，很久没有动。屋子里没有灯。窗子透出一点灰白的天光。

他忽然觉得，这一夜很长，像一条很安静的路。没有人叫他，也没有铃声。

他慢慢穿好衣服，把被子叠整齐，然后走到院子里。

雪已经化了一些。地面湿漉漉的。院子中央的槐树光秃秃的，枝条像许多细长的手指。

阿诚站了一会儿，然后去药房。药房的门还没开。他自己推开。

里面的药柜一排一排立着。抽屉上贴着纸签：当归、白芍、黄芩、甘草。

这些字他已经看了两年，熟得像自己的名字。他拿起一块布，开始擦药瓶。动作很慢。

一只一只擦。

瓷瓶在灯光下慢慢变亮。他把它们排整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过了一会儿，大师兄进来了。

“这么早？”

阿诚点头。

“睡不着。”

大师兄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只说：“今日前堂人多。”

阿诚点头，他继续擦药瓶。擦完药瓶，又去整理药柜。每个抽屉都拉出来，看一眼，再推回去。这些动作他已经做了无数次，今天却做得格外仔细，像是在记什么东西。

太阳慢慢升起来，前堂开始有病人。抓药的人来来去去。阿诚照常配药、称药、包药、递给病人，动作很稳，像从前一样。有个老病人来了，是个咳喘多年的老人。阿诚认得他。

老人看见阿诚，说：“还在这里？”

阿诚点头。

老人咳了一阵，问：“这回的药……还是老方子？”

阿诚看了看药柜，点头。

“还是那个。”

老人叹气。

“吃了两年，也没好。”

阿诚没有说话。他把药包好，递过去。老人接过药，慢慢走了。阿诚站在柜台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很远，像在看一个已经走出卷宗的人。

傍晚时，院子里又安静下来。铜铃响过几次，又停了。阿诚回到账房。桌上堆着卷宗，朱笔还在。他坐下，翻开一页。那页写着：某病人，服药十剂，大愈。阿诚看了一会儿，没有改，只是轻轻把卷宗合上。然后开始整理桌子。

卷宗一摞一摞排好，纸张压平，砚台洗净，朱笔放回盒子，桌面擦干净，像从来没有人坐过。大师兄走进来，看见桌子整齐。

“今日倒勤快。”

阿诚点头。

“快过年了。”

大师兄笑了一下。

“是啊。日子过得快。”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的铜铃轻轻响了一声。

叮。

声音很轻，像落在纸上的一滴水。

大师兄忽然说：“你最近稳多了。”

阿诚没有回答。

大师兄又说：“人只要稳下来，就好了。”

阿诚点头。过了一会儿，大师兄走了。账房只剩阿诚一个人。

夜慢慢深了，院子很静，没有铃声。

阿诚站起来，把灯吹灭，然后走出门。院子里月光很淡。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片旧墨。

阿诚走到后院。那里有一口井。井口很黑，像一直在那里等着什么。

阿诚站了一会儿，没有立刻靠近。他只是看着。井口的石栏已经磨得很光，雪水在石头上留下浅浅的痕，像时间。

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像什么都已经结束。

他想起两年前，自己第一次走进德济堂。那时候，他站在石阶下，看着那块匾，觉得那是一个很亮的地

方。

现在想来，那光大概只是灯。灯在里面，人却在外面。

阿诚靠近井口，往里看。

黑。

还是那样黑。

他忽然觉得，这井其实很诚实。它从不说自己能救人，也从不说自己有名望。它只是一直在那里，深，安静。

阿诚在井边站了很久。铜铃没有响，院子也没有人。

他忽然觉得，这一夜很完整，像一页写完的纸。

他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像是在对自己说。

“夜班上完了。”

然后他翻过石栏。

井口很黑。

他没有再看。

院子很静。

月光落在井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八卷 招牌

旧卷第八篇。此卷纸页最为完整，字迹亦较平稳。卷末只写两字：“至此。”——猫抄录者记

阿诚走后，德济堂并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的铜铃照旧响了。

扫院子的老仆第一个发现井口的痕迹。石栏上有一道湿印。雪已经化了。井里很静。

后来人把他捞上来。这回没有声音。

大师兄站在旁边看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说了一句：“抬进去。”

事情很快就结束了。前堂照常开门，抓药的人照常排队。有人听说后，问了一句：

“哪个学徒？”

有人答：“姓陈的那个。”

那人点点头。

“年轻人心气重。”

然后继续拿药。

德济堂的院子很快恢复安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午后，谷公出来了一次。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井，然后叹了一口气。

“现在的年轻人，太脆。”

旁边有人点头。

“是。如今的人读书多，吃苦少。”

谷公没有再说什么。

他回屋去了。

第二天，账房里的卷宗照常整理。大师兄坐在桌前。朱笔还在那里。那一页卷宗还摊着，上面写着：某病人，服药十剂，大愈。

大师兄看了一会儿，把卷宗合上，然后继续写。字迹依旧整齐，像从前一样。

几天后，城里来了一位新的学徒。他从乡下赶来，背着布包。包里有医书，还有一点银子。他站在街口，看见那块匾。德济堂。

金底黑字。

阳光落在上面，亮得像火。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眼睛慢慢亮起来。

路边卖茶的人看见了。

问：“来拜师？”

那年轻人点头。

“学医。”

卖茶的人笑了一下。

“好地方。”

他说。

年轻人走上石阶。门槛很高，他差点绊了一下。但还是进去了。

前堂很宽。药柜一排一排。空气里有药香，苦，却带着一点甘。

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是大师兄。他看了一眼年轻人。

“找谁？”

年轻人连忙行礼。

“拜师。”

大师兄点头。

“跟我来。”

他们走进后院。

院子里槐树已经发芽。枝条很细。风吹过，铜铃轻轻响。

叮。

叮。

叮。

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觉得很好听。

大师兄却没有看。他只是往前走，脚步很轻，像一只猫。

院子角落里，那口井还在那里。石栏已经干了。没有人再提起它。只有偶尔夜里，风吹过，井口会传出一点回声，像远处的铃，又像什么人在很深的地方轻轻敲石头。

但没有人去听。因为德济堂里的人都很忙。忙着配药，忙着改卷宗，忙着迎接新的病人，忙着维持那块匾。

那块匾很亮，亮得像太阳。站在街口的人看见它，总会停一停，然后抬头，眼睛慢慢亮起来，像当年的阿诚。

我有一次站在街口，闻到一股味道。像药，又像纸灰。苦，很苦。苦得像真相。可那味道很快就被药香盖住了。

因为德济堂的门一直开着。

而那块招牌，一直在那里，亮着。

——至此——

基金支持：？

利益冲突：！

数据公开：……

 OPEN ACCESS